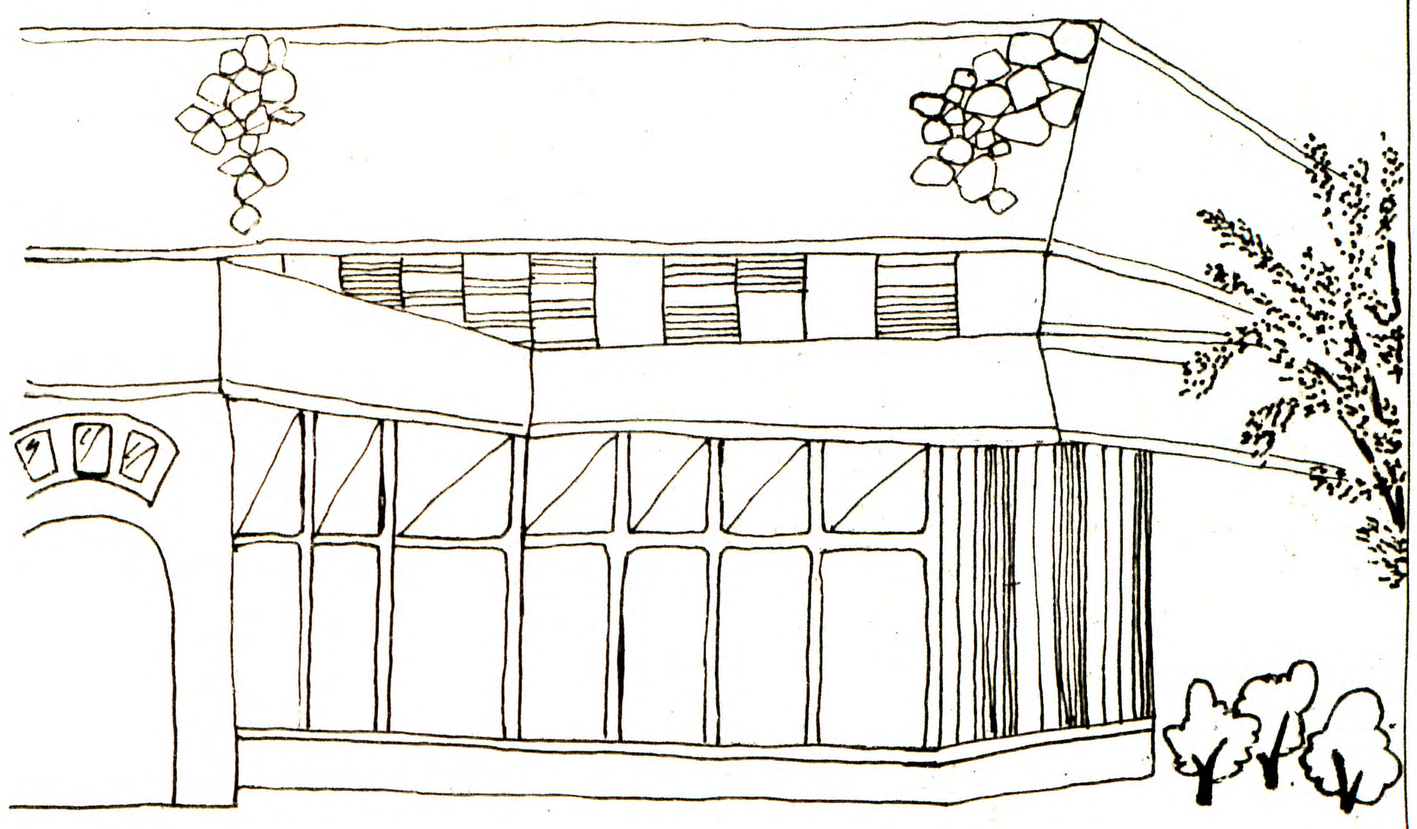
論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之意義與將來

林成龍



一、前言——佛教之本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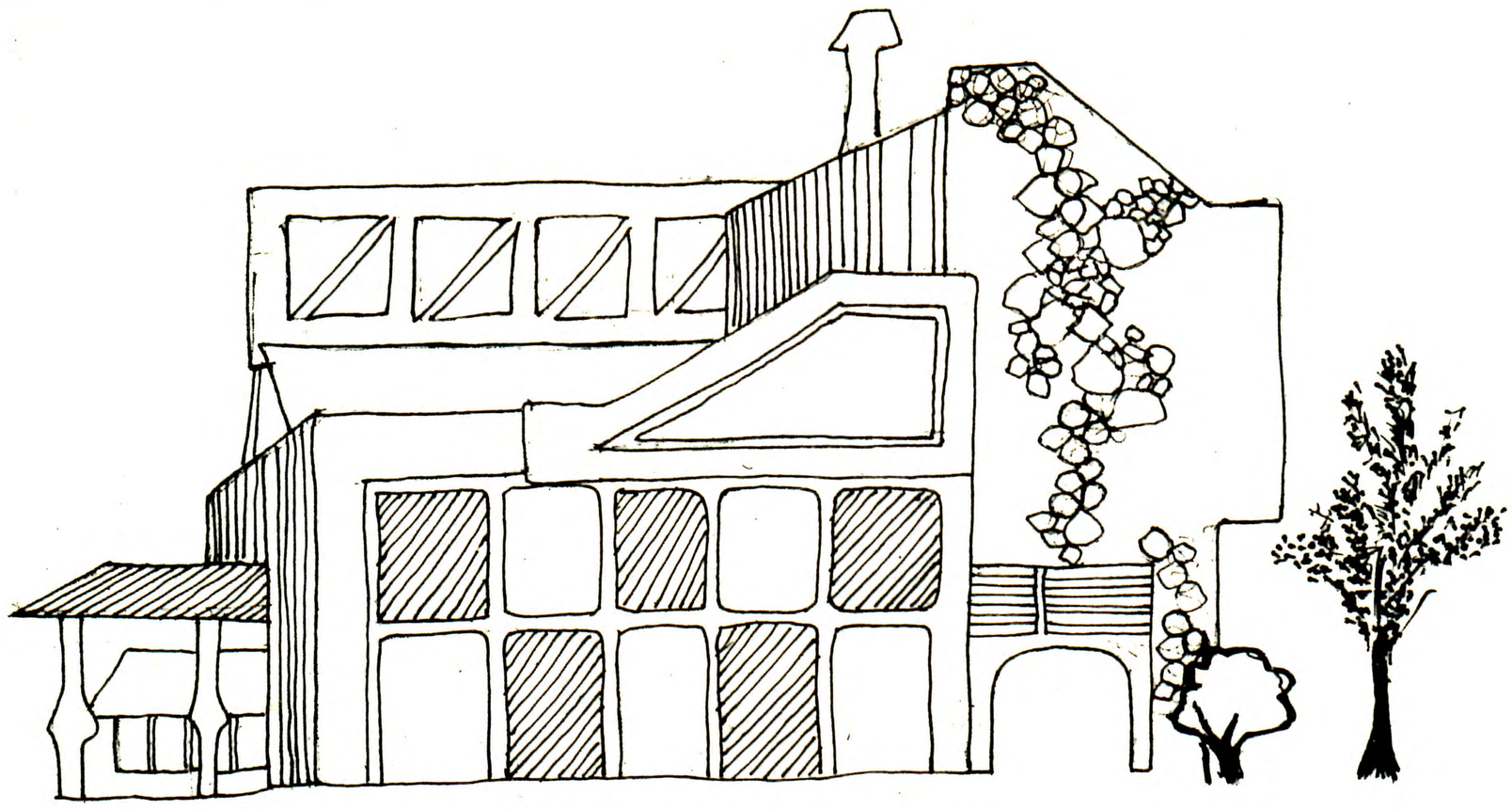
幾乎自有歷史以來，便有了宗教。從宗教的發展史來看，它不只是文化的產物而已，因爲它不僅僅爲了適應時代與社會，而且還具有其一定的制度與思想，更重要的是，它還討論什麼是眞理？什麼是宇宙運行所依循的準則？佛教比其他宗教更深刻的討論這些問題，例如當佛陀證得解脫道時，便稱解脫道是「古仙人道」，也說：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」佛陀的本意是說不論是古佛抑或是後代衆生，祇要能依此修行，便會有解脫之日。由此可見佛教是有其非價值、非倫理的一面，它和專門討論人的學問一樣，如解剖學、生理學等，都是含有眞理的含義在裏頭。

佛教既然有其眞理性存在，我們便不應以儒家所謂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的眼光來看佛教存在的價值，而是應該更深入去探討在經典文字背後所涵攝的眞理意義。

佛學中，尤其是大乘佛教，最具非倫理、非價值性的，亦即最具眞理性的理論便是「空」字。大乘佛學所主張的是「我法二空」，認爲證悟的聖者應該不顧一切身心生命與財產去度化有情衆生。中論觀涅槃品中說：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；世間與涅槃，亦無少分別。」這是我法兩空的最好註腳。

透過上文對佛法本質的了解，我們可以將儒家的宗教觀與佛法做個比較。

儒家以爲，宗教的目的在於激發社



兼論佛教之社會福利觀

會整體，使它更趨向於眞善美，宗教徒不應該離群而索居，不可只求獨善其身，而不求兼善天下。他們以爲，宗教徒也是這個社會的成員，所以應該加入社會的改善行列。而大乘佛學認爲，要想達到眞善美的極樂世界，必須每個基本成員在道德修養上，皆臻於完美的理想妙境；如果個體本身不夠健全，那麼經由這些成員所組成的社會，也就很難獲得健全，所謂「心淨國土淨，心淨則衆生淨；佛門無量義，一以淨爲主。」因此爲了解決個人的缺陷，需由個人本身的修養著手去改進。由此看來，儒家與佛家的入世觀點只是在程序上的不同，若談到其最終目的，應該都是求世道人心的完整性，所以在本質上並不衝突，而且是可以相輔相成的。有了這個認識，方能正確地建立佛教社會福利觀的中心思想。

二、由佛學觀點論籌建慈濟綜合醫院之意義

不可否認的，在許多現代知識分子的眼中，佛教對於社會福利事業的努力似乎不及西洋宗教的普及；然而，在佛學史上，卻到處可見佛家對社會整體回饋的記載，例如：唐代洪昉禪師設置「養病坊」；北宋時建於帝都洛陽的潔沐浴室，提倡滌除污垢與清淨身心的重要等。

茲就佛家各宗經典，引據其中完美的社會福利思想，說明慈濟綜合醫院設立的意義——

㈠慈悲心的發揚：淨土宗的聖典「觀無量壽經中說：佛心者，大悲心是。」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詮明道：「大慈，與一切衆生樂；大悲，拔一切衆生

苦。大慈以喜樂因緣與衆生；大悲以離苦因緣與衆生。」在佛陀的心目中，把衆生視爲自己的兒女，無不關愛。當初佛陀爲解脫生老病死的束縛，便毅然拋棄榮華富貴，經過六年的苦行修持，最後在菩提樹下深入禪定的修爲，忍受各種折磨與邪魔的引誘，終於徹悟宇宙人生的眞諦而證得無生法忍。當他悟道後，便把救世救民的事業視爲他一生的使命，遊化四方，隨緣勸世，唯恐衆生不知人生的眞諦而墮落於六道三途中輪廻，求出無期。這些都是佛陀慈悲心的自然流露。這種毫無條件的關護，猶如母親對子女的疼愛，其濃厚也不稍遜於親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佛的慈悲，並不單單侷限於人類，同時也普及於一切具有意識的生靈，大者如飛禽走獸，小者如必須在顯微鏡下才可看見的微生物，所謂「草木國土，悉皆成佛」，處處都表現了佛陀的大慈大悲！佛教既以慈悲爲出發點，如此就成爲社會福利觀的基石。

在實際人生中，最明顯也是最常發生的痛苦，便是病魔的纏身。所謂「人食五穀雜糧，熟能不生病？」人一旦遭受病魔纏身，肉體虛弱憔悴，連帶心理消沈不安，也就難以行其修身之道。基於佛陀的慈悲，藉現代醫學的進步，建立一所醫院來拯救陷於病榻的衆生，不但可以解決病患的實際病痛，而且也可經由醫院與醫護人員的努力，表達出佛教的慈悲救世的仁心，在潛移默化中去改善衆生的心靈，使他們更趨於安詳寧靜，如此也算是「佛渡衆生」的功德了。

㈡布施行爲的表現：北涼曇無讖所譯的優婆塞戒經中說：「智人行施，爲憐憫故，爲欲令他得安樂故，爲令他人生施心故，爲欲破壞諸煩惱故，爲入涅槃，斷於有爲故。」如衆皆知，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即度有情的意思。菩薩的行爲是以實踐六波羅密爲其行持的目標，也就是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等，其中以布施居首。所謂布施，也就是將自己的財物等，普遍惠施及衆生，這是由慈悲心所引發出來的當然行爲。布施行到極點，甚至會有捨身求仁義的情形，如本生經中投身飼虎、施身聞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優婆塞戒經中又說：「智人行施，不爲報恩，不爲求事，不爲生天人中受樂，不爲善名流布於外，不爲畏怖三惡道苦，不爲他求，不爲勝他。」布施行爲的眞正意義，只是爲了衆生的幸福與安詳，完全出自憐憫心與慈悲心；它不是爲了沽名釣譽；不是爲了與他人比較因布施而得來的美名；更不是一種投資，希望將來能由受惠者身上收到回報。也就是說，布施者必須忘卻布施者自己，忘記所施予他人的財物，也要忘卻受惠者，所謂「三輪體空」，才是眞布施。

由布施心來看，慈濟醫院的設立就是佛教無畏布施行爲的發揚；以非營利的態度，充裕資金的基金會或財團法人，行其不求報酬的布施。對於貧苦無依的患者予以免費治療，甚至主動救助其清苦，使物質生活清寒者也能享受現代醫學的治療，如親受佛的慈悲關護一樣，這是何等的偉大與神聖！

㈢報恩行爲的實踐：唐朝道世法師的法苑珠林裡面曾引用大智度論中的話說：「知恩者，大悲之本，開善業之初門，人所愛敬，多譽遠聞，死得昇天，終成佛道，不知恩者，甚於畜生也。」佛教中有所謂四恩，此即佛法僧三寶恩、父母恩、國王恩和衆生恩。衆生恩，也就是社會的恩。把這種報衆生恩的心

，化爲實際行動，那就是社會福利事業的發端。

衆生恩是佛教固有的獨特見解。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現實生活感到滿足，便會有極欲報恩的心理，如果沒有明確的對象可報恩時，衆生恩便是一個很好的轉念。「恩」的觀念，也是我國所固有的；但是傳統對「恩」的意識，或是指封建的倫理理念，或者是指上下關係的倫理思想。佛教的恩，則完全不是上下關係的倫理，而是在於一個橫向平等倫理的一種恩德思想，這是與我們儒家傳統思想有別的。

爲求報恩行爲的弘揚與實踐，我們可以藉著設立慈濟醫院，透過醫護人員的手，來回報社會對我們的恩。舉其近例而言，醫師、護士、檢驗師等，本身也是這個社會所培植出來的，社會給予他們的恩惠是無法估計的，有心的醫護人員便可以從其專業知識來回報衆生恩。同理，醫院也可以設置如社會服務處的機構，或以徵募義工人員的方式，徵求志願捐獻資金及志願服務病患者，提供那些有心人、有緣人一個最直接、最明顯回饋社會的機會。換句話說，藉由一個以濟世爲本的佛教醫院，可以提供很多人實踐佛法的場所，也就等於是在芸芸衆生中開啓了一盞指向佛法的明燈。

由以上三點最基本的佛學哲理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建立慈濟綜合醫院，正符合了佛家的慈悲心腸、布施行爲與報恩觀念。也就是說，藉著這個醫院使佛教慈悲喜捨的心，可以更直接更明確的表達出來，佛教的布施行爲也可以更具體化，這些都是提供給有緣的衆生一個良好的報恩環境。由此可見，慈濟醫院的設立不但完全吻合佛教的根本思想，而且也是使佛法發揚光大的最好工具。

三、建立慈濟醫院之後的中心工作

華嚴經中記載着善財童子的誓願，說：「若有衆生，貧窮困乏，來至我所，而有求索，我開庫藏，恣其所取，而語之言，莫造諸惡，莫害衆生，莫起諸見，莫生執著，汝等貧乏，若有所需，當來我所，及四衢道，一切諸物，種種具足，隨意而取，勿生疑難。」善財童子的這些誓言，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建立慈濟醫院以後，種種繼之而起的社會福利工作的方向。

㈠對於災害的救助：天災地變乃是人爲所不可避免的災害，一經災害摧殘的人民，家財的流失、親友的失散，自不在話下，而其最首要的要求，無非是糧食的供應，以濟眉急。唐朝有位曇選大師，在其廟寺幷州（今之山西省）興國寺前，常置一大鍋的米粥，親手分與飢餓的人民。漢州（今之四川成都）開照寺的鑑源和尚，在每天講解華嚴經之餘，都擺設可供千百人食用的粥食，以供飢民食用。另外在山西省蒲州仁壽寺，也有個志寬大師，因其常爲人醫治疾病，而頗爲地方人士愛戴，他也常在飢荒時，親自煑粥布施。

在佛教的慈悲胸懷、各種布施善舉中，甚至出現了連自己的肉體也行布施的情形。南北朝初年，在今甘肅省地方有位法進和尚，深受衆人敬重。一次飢荒來臨，餓死的人不計其數，他遂發起各種賑災活動，並勸請國庫放糧。然而數量有限，仍然無法解決全面的問題，法進大師見災情遲遲無法完善解決，情急之下，竟脫下自己的衣服，親手割去大腿肉以供災民食用。雖然依現代觀點看來，他的舉動近乎荒謬，但是他的精神，確實是赤誠而無條件的奉獻。

由以上所舉諸人的行誼來看，我們佛門諸大德早已具備社會福利的概念。基於此，慈濟醫院設立之後，我們應逐步由點的範圍擴展到面的範圍，遇有任何災難發生，小者如民房失火，大者如無可避免的天災地變等，我們都可主動率先發起賑災運動，如醫院義診、基金會布糧等義舉，以求災害之損失減至最小程度，便於早日恢復社會的安定與和諧。

㈡孤苦老弱的收容：我國南北朝時代，齊文惠太子與他的弟弟竟陵王子良，曾共同建立了六間所謂的「疾館」，來收容病患及貧苦羸弱的老人。另外曾四次捨棄帝王寶位而入同泰寺奉三寶法師爲師的梁武帝，也曾於普通二年（西元五二一年），設「孤獨園」以收容老弱孤兒。

由以上史實看來，爲了把佛教慈悲喜捨的理想付予更爲實際的行動，我們除建立醫院之外，應該更進一步設置設備完善、組織健全的孤兒院、養老院等慈善機構，構成一個完整的福利體系。雖然近幾年來在政府努力推行全民福利的政策下，孤兒院、養老院等的慈善機構已設立不少，但是這些與佛教的慈悲心比較起來，仍然還嫌不夠。因爲只要我們能夠細心，應當不難發現，在某些少爲人們注意的角落裡，仍有不少需要扶持的老弱、需要照顧的無依幼童。我們應以慈悲等視衆生的態度來舉辦這些機構，除了可以顯揚佛教的救世精神外，還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，使得這些貧苦無依的同胞也能享受生活的樂趣，並能共同沐浴於寂滅爲樂的妙境。

㈢衆生佛性的提昇：「以佛爲出發，當以佛爲歸返」—我們設置醫院，進而各類慈善機構的籌備，出發點都是爲了弘揚佛法，最終目標也是希望做到「草木國土，悉皆成佛」。爲了使芸芸衆生可以對佛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，大規模佛教經典的印刷，各種有助國人研習活動的舉辦等，都是必須的，甚至可以利用大衆傳播工具來弘揚佛教，例如中視的「愛心」就是一個很好的節目。這些措施一旦付之實行，不但有助於佛法的普遍傳佈，對於社會的淨化也會頗有裨益。

社會福利工作是多重性的，多方向性的，其目的是要求整體社會安詳度的提昇。對佛家而言，社會福利的最高理想，就在於創造一個理想環境，使得大家都能在這個環境中修養身心而達涅槃的妙境。綜觀經史，先人對社會福利是如此的盡力，有感於此之餘，能不奮起認眞嗎？

四、結論

身爲醫科學生又是佛教徒的我，對於花蓮慈濟綜合醫院的設立，實有說不出的喜悅與感動！社會中常見有人爲追逐名利而身敗名裂，也常聽人談起自己不幸的遭遇而怨天尤人。可是令人感到納悶的是，明知名利是低俗而又不切實際的外衣，何苦又要淪爲其奴隸？爲什麼不好好反省自己的作爲，切實的挖掘深藏於內心深處的良知與智慧，而只會怨天尤人？祇要有像佛學這麼偉大的哲理來做爲我們生活的導師，爲什麼我們還不能迷途知返，早日努力呢？爲了普渡衆生，我們希望藉著諸種福利措施的具體建設，早日幫助更多的人脫離苦海，追求眞善美聖的人生！敝校高雄醫學院慧燈社二十週年紀念的格言說：

「見疾病人　當願衆生　知身空寂
離乖諍法　見無病人　當願衆生
入眞實慧　永無病惱」

謹以此作爲本文的結束。

—本文榮獲慈濟醫學獎學金